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经济

现代英国经济史

上 卷

第一分册

〔英〕克拉潘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现代英国经济史

上 卷

早期铁路时代

1820—1850年

第一分册

〔英〕克拉潘 著

姚曾廙 译



商 稿 印 書 館

2011年·北京

中译本前言



本书作者约翰·哈罗德·克拉潘(John Harold Clapham, 1873—1946)是现代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兰开夏郡索耳福德的布罗顿。就学于剑桥大学,深受J.阿克顿、F.梅特兰、W.坎宁安等人的影响,并在A.马歇尔的劝导下,开始研究经济史。1902—1908年任利兹大学经济学教授,1909年回母校任教,1928—1938年担任经济史讲座教授,并兼任该校英王学院副院长。1938年退休后,曾担任经济史学会第三任会长、不列颠科学院院长等职。他还曾长期担任剑桥经济史杂志的编辑工作。1943年受封为爵士。

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本书和《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初版于1921年,中译本已在1965年出版),而本书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经济史的代表作,更奠定了他在史学史上的地位。除上述二书外,他还著有《毛织工业》(1907年)、《英格兰银行史》(1944年,二卷本)和《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时期到1750年》(遗著,初版于1949年,中译本已出版)等书。著书之余,还曾为许多历史杂志和丛书撰写论文。

本书共分三卷,分别叙述1820—1850年(作者称为“铁路时代前夕”和“早期铁路时代”)、1850—1886年(作者称为“自由贸易和

钢”时期)和 1887—1914 年(作者称为“机器和国家的竞争”时期)这三个时期的英国经济历史。结论部分讲到了 1914—1929 年的若干情况。

作为一部资料书,本书很有参考价值。在资产阶级学者有关
ii 英国经济史的著作中,本书是篇幅很大、史实周详、资料比较丰富的一种。在叙述经济史实和英国的经济政策时,作者不仅引用了有关的许多重要著作和报刊论文,而且广泛利用了英国官方的调查报告、地方志、年表以及各种蓝皮书中的材料。在某些方面,他还采用了同欧美各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比较对照的方法。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英国资本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方法论上,克拉潘认为经济演变是一个进化过程,“概括结论”往往经不起不断进化的经济事实的检验,因而他注重经济史实的陈述,并致力于统计数字的考证分析,而一般不正面地、有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先于本书出版的《1815—1914 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一书序言中,他就这样说:“我不是在写一部关于经济意见的历史,而是在写一部关于经济史实的历史。”作者在本书序言中又对这一方法作了具体说明,并在全书中加以运用。克拉潘的后继者艾希顿等人在研究经济史时师承和发展了这一方法,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派。

经济事实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依据,准确的数字资料也可以反映大量现象的特征和规律性。但在资产阶级史学界,史实的叙述、统计数字的考证研究以至材料的选择引用,往往受到阶级偏见的影响。克拉潘也未能脱此窠臼。本书对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描述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作的论

述大相径庭，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虽然本书作者宣称不写“经济意见”，但是实际上，他通过具体事件表达出来的“经济意见”即资产阶级观点，还是很明显的。

从本书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到，克拉潘同英国的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制度。除了这些，克拉潘及其学派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坚决否认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ⁱⁱⁱ 克拉潘把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描绘成一片安宁、闲逸、和平、繁荣的景象，力图证明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给英国劳动人民带来的不是苦难而是幸福，并一再强调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非但没有恶化，而且明显好转。他还为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政策辩护，力图证明英国帝国主义进行殖民扩张是由于英国人口迅速增长和英国本土资源不足，英国工业的迅速发展是依靠自己内部的力量，与对殖民地的掠夺和由贩卖奴隶得到血腥利润无关，甚至宣扬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给殖民地带来文明和繁荣。所有这些，都是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严重歪曲。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洗劫农民、剥夺小生产者、贩卖黑奴和掠夺殖民地等以暴力掠夺为基础的过程。在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中，英国资本主义仍不断依靠吮吸英国劳动者和殖民地人民的膏血来滋养和肥大自己。这种历史进程，必然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英国资

本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发展。英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的加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更以全面的、日益尖锐的形式向前发展。恩格斯指出：“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马克思更详细地论证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指出吮吸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血汗愈多，资本积累得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就愈严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就愈激烈。英国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更使各种阶级对抗有增无已。所有这一切，在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运动规律，才以英国作为主要对象。

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对于了解英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了解世界资本主义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必要的，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参阅一下克拉潘的这部著作，当会有所裨益。

顾 林

目 录

1939年再版序 1

第一编 铁路时代前夕的英国

第一章 英国的面貌 7

 英国的往来孔道：口岸和商船队、船坞、港口、灯塔和海岸的发展

 一个无森林的国家：林地状况：种植林

 圈地：英格兰的公用地和旷地

 英格兰的敞地和耕地

 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圈地

 房屋：英国农村的庐舍

 农场房屋

 绅士和贵族的房屋

 城市劳动人民的房屋

 资产阶级的房屋

 英国的工业面貌：煤田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工业分布



目录

苏格兰的工业分布	
第二章 人口	78
最近方始认清的人口迅速增长	
增长的原因和性质	
爱尔兰所起的作用：爱尔兰移民	
高原往低地的迁徙和爱尔兰往英格兰的迁徙	
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	
有代表性的城镇居民	
人口的一些重要类别	
第三章 交通	107
它们的特点：新运河系	
运河的功能及其优缺点	
机车以前的铁路	
铁路和关道公司	
第四章 农业组织	138
英格兰的土地制度	
“自由民”问题和自由民的没落	
威尔士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持有权	
苏格兰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持有权	
英国各个地区持有地的大小：持有人和农业工人的比例	
工人阶级最近的苦况：圈地和高物价的后果	
庐舍园圃问题	
寄宿问题	
工资和济贫法	

1875—1825 年农村工资和劳动收入的统计	
农业状况、轮作、气候和 1820 年物价的下跌	
1830 年农业工人的起义：机器	
第五章 工业组织	200
组织和技术：技术变革的规模：纺织工业方面	
冶矿业方面	
机械工程业的起源、进步和组织	
蒸汽动力的有限使用	
家庭工业	
“接订货的织工”	
建筑业	
手工业师傅和小雇主的地位：一般工业方面	
在鞣革业、啤酒酿制业和蒸馏业方面	
在设菲尔德和黑乡的各行各业中	3
工匠师傅下面的工匠师傅	
厂外加工工业	
大规模工业：棉、铜、铁、玻璃：和煤的比较	
在其它工业中偶尔出现的大单位	
在麻、毛、丝工业中的工业单位：公司工厂：“承包人”	
雇主的结社	
工人的结社：职工互助会和职工会	
第六章 商业组织	302
商业各阶层的成长	
渐趋消灭的商业类型	



目录

司徒桥集市的尾声	
绸布批发商、商场和联号	
食品的供应和分配	
粮食和面粉贸易	
伦敦和其它各地的煤炭贸易	
进口贸易：木材、谷物、工业原料、“殖民地货”和酒	
出口和复出口贸易	
个体贸易商和公司：东印度公司及其它	
贸易的资金周转：委托售货的垫付款：商人银行家	
第七章 货币、银行、保险和特殊商业组织.....	359
金本位	
英格兰的银行制度	
苏格兰的银行制度	
银行改革计划	
1825 年的倒风和 1826 年的立法	
英格兰银行的分支机构和私人银行	
黄金储备和黄金外流	
清算制度	
火险	
海上保险：劳埃德保险会	
人寿保险：友谊会	
储蓄银行	
证券交易所	
谷物交易所、煤炭交易所、布业公所	



第一个商会

第八章 国家的经济活动..... 424

对政府持批评态度者

英国政府和外国政府

公债的负担

税“制”

国产税及其经济后果

关税、关税政策和奖励金

航运政策和互惠条约

经济学家的影响和“自由放任”

限制政策的残余和放弃：海军见习生

棉布法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麻布法

毛丝委员会

面包的定量定价

高利贷法

英格兰济贫法：马尔萨斯和改革家

自新院、习艺所和济贫院

济贫捐的负担

苏格兰济贫法：同英格兰济贫法的对比

查尔麦斯运动

苏格兰的开支

贫寒的学徒：1802年条例

工厂法的嚆矢

1939 年再版序

我现在把第一版和第二版序中的几段摘录放进此次修正版的序中，在执笔的这个时刻（适值 1939 年圣巴多罗买节），并鉴于自己的年龄，这一版可能是最后一版了。凡私人致谢之词一概从略，而只把方法的说明和一些可能有永恒兴趣的讨论保留下来。

（第一版序）英国近百年来的经济进化既是那样为世所习知，而现在又以这样相当大的一部历史书分卷出版，怕就不能不有所解释了。第一，以现所选择的这个规模予以讨论，还从来不曾有过。

第二，凡世所习知的故事反而容易成为稗官野史的渊薮。直到最近，史学家对于人口大量迅速增长这件十九世纪突出大事的记述几乎还尽是稗官野史之谈；就是现在也往往如此。统计学家向来是了解近乎真实的情况的；而史学家则往往一仍世所习知的文学传统的故辙。再者，历来有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传说，据说直到起草人民宪章和举办大博览会这段期间的某一个时日为止，工人阶级的一切一切都每况愈下。自 1820—1821 年的物价下跌之后，一般工资的购买力，自然不是每人工资的购买力，比之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前夕肯定有所增加，这一事实和很少提及这一点的那种传说，是很难调和的，而统计学家在工资和物价方面的工作却为社会史学家置若罔闻。许多社会经



济史同本书正文所载的那些见诸最近对一批有低降之说的行业进行调查的数字以及附录所载的一些改正数字和未予备载的有关数字之所以南辕而北辙，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第三，要把这段历史写得比过去更加数量化一些，是完完全全可能的。在种种资料之中，尤其在蓝皮书中，有各种各样的正确材料散见于各处，不但有关于工资和物价方面的材料，而且有关于企业、农场、蒸汽和社会群体方面的材料。人口调查一次比一次有所改进，一次比一次更能说明问题了：作为本卷截止期的 1851 年的那次人口调查，更且能给过去以有力的说明。1838 年统计学会的学报问世。前此两三年，视察员已开始计算工厂的数目，济贫法调查委员也开始编制他们可悲的表册。然而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备的统计时代。五十年前，矿业统计数字尚付缺如。甚至对外贸易统计这个历史最悠久的统计之一，也是非常残缺不全的，至于出生、死亡和结婚的登记制度，则在统计学报刊行的同一年方始举办。大致不差的估计数，也只好勉强使用了，甚至不得不带几分揣测；纵非轮廓分明，但至少有了提出一个轮廓的尝试，总比大小不知的模糊一团要略强一二。

数字是至可宝贵的；但统计学家的世界并不是史学家的世界。一般史学家的世界也不是专题作家的世界。为使一般化统计报告的不切实际和对特别重要的行业或专题的论著（而几乎近代英国经济史的最优秀作品都是出之以专论的形式）所起的过分影响得到一个平衡，多多引证一些散见于全国各地和整个经济范畴的个别事实似乎是明智的。读者从一个行业浏览到一个行业，从一郡读到一郡——为供这种浏览之用，《维多利亚地方志》是极有价值

的——可能稍感厌烦；但除此而外，我却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能把国民经济生活的千差万别表现出来了。“我们并不是棉纺工”。这一地区的农场主、工资劳动者、运河股息和习艺所也很少是和其它任何一区十足相似的。只要史学家得暇一读苏格兰法，且不谈各郡的执行情况，恐怕英格兰济贫法运行的概括结论，早就有所修正了。圈地和贫困是有关联的，正如向来所探讨的那样，但是在 1834 年以前最贫穷化的郡，却是新近圈地数量最少的一郡——苏塞克斯郡。在科布登的纲领里，因为全岛一半是耕地，一半是草场，所以分成为一半是对谷物法感兴趣的，一半是不感兴趣的，这种分法也许稍嫌过火；但所依据的原则却是健全的。

这本书的范围，顾名思义，是以英国为限。我力图给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应有的重视，但并未试求对爱尔兰加以论列，只不过顺便提及而已。鉴于近来的大事，这种写法在政治方面倒也不无理由。至于经济方面，则联合王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超越地理条件的单位：爱尔兰始终有它自成一局的经济海岸线和水平。叙事开始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逐渐消失之际，对 1820—1830 年的英国经济现状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且略溯既往（第一编）。然后一直叙述下去，就所谈问题的情况而分别叙至 1846 和 1851 年之间为止（第二编）。

（第二版序）在哈蒙德先生对第一版的一篇……评论中，他指出我没有提及畋猎法和贫民的其它一些负担。我同意这一点：不过经济史学家是一个专家，而没有一个专家能道出全部真相。但是我承认，即使是一个经济专家，也很可以提一下畋猎法。在 1930 年 1 月号《经济史评论》所载的一篇更加侃侃而谈的评论中，哈蒙德先生谈



到我的统计数字,似乎意在言外,说我给这段时期形成了一个“愉快的印象”,虽然我不确知是否有这个意思。这可能是因为我在本书的序中把“直到起草人民宪章和举办大博览会这段期间的某一时日为止,工人阶级的一切一切都是每况愈下”的这种看法说成是稗官野史之谈,但我并不是说一切一切都越来越好转了。而我只不过是说,在我看来,近来史学家未免太常常着重于恶化的情况,而忽略了好转的方面。对于这种看法,我仍坚持己见。哈蒙德先生对于我的农业工资统计数字——或毋宁说鲍莱教授的数字——提出了一个有力的指责。为了图解起见,我采用了所得而知的各郡平均数的一个平均数,而这个数字忽略了各郡工资劳动者的相对人口。据哈蒙德先生计算,有 60% 的劳动人口是在工资低于这样得出的平均数的各郡的。但是任何一个平均数总有被平均的数字的 50% 左右是在这条线以下,所以对问题的两种不同看法之间的差异还并不很大。而且我在本书第 190 页中已经十分清楚地叙明了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的各重要州郡及其所以然的原因。

哈蒙德先生对于这些概括结论所依据的某些当代工资数字表示应有的怀疑。但是他却引证了恩内尔勋爵的几段文字,认为比我的工资曲线更能说明问题,据说农业工资“在和平以后,一年比一年降低”——显然是说直至 1834 年为止(“1834 年的济贫法是开始恢复的标志”,《英国农业》,第 407 页)。这是一条用文字画出的曲线,如果照字面解释的话,这是一条不正确的曲线。虽然在 1815 和 1822 年前后之间有还严重的降低,正如我在第 184—186 页所谈的那样,但是若说从 1815 到 1834 年工资“一年比一年”降低,却没有任何统计上的证据。哈蒙德先生甚至连恩内尔勋爵的



曲线的近似正确部分都予承认，总也应该承认 1823—1824 年的工资数字了，可是在我用这些数字时，哈蒙德先生却又多少有点不满。但是他既然结束他对这些和其他一些数字的评论说，“让我们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吧，仅就统计数字所能衡量的物质方面的改善而言，确是有改善的”，随后便转而去谈更高的问题，既然如此，那就也就无须斤斤于算术之争了。他认为物质福利的统计数字不能衡量人民的幸福，我深深同意这种看法。因此我在第 171 页写道：“某些〔农业〕工人家庭在 1795 和 1825 年间所遭受的困难、不公平和不应有的屈辱……却是不容以任何差堪慰藉的统计数字加以掩饰的”。但是我迄今仍认为史学家过分集中注意于这些和其它一些历史风貌的阴影，而忽略了一缕缕的阳光。很容易不知不觉就这样做了。三十年前我阅读阿瑟·杨格的《法国游记》，曾一一加以标识，并且从所标识的段落中颇获教益。五年前我又通篇阅读了一遍，发现凡杨格谈到法国人贫困之苦的地方，都加了标识。而许多提及快乐繁荣之处，却没有标识出。同情不幸，正是仁者之心。深盼不要把试图将其它的東西也恰如其分地记载下来，就认做是一个垂暮老者因统计数字而把心肠变硬。

在此次修正版中，我还是保存了为纪念最初教授我经济学和经济史的两位先生而作的献辞。其他或惠予批评，或不吝指教，曾给我以帮助的，谨于此前途茫茫之际，敬致谢忱。

克拉潘

1939 年 8 月 28 日于剑桥

第一编 铁路时代前夕的英国

不列颠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创造发明的尖端；
经济地位也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力和国民财富为
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高度。

斐特烈·李士特，1846年

英国人啊，为什么要替领主们力耕
而他们却致你们于死命？
又为什么辛苦而小心地织造
给你们的暴君们穿着的锦袍？

雪莱，1819年

法国大革命引起了一次战争，这次战争使绅士
派的生活，费用增加了一倍，困难增加了两倍。

《女箴和母训》，1835年